

國內革命戰爭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黎汝清 著

碧血黃沙

(下)

BI XUE HUANG SHA



大眾文藝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卷 重返绝境·

第一章	猖狂追击·····	(1)
第二章	你算个屁·····	(12)
第三章	甘新路上·····	(22)
第四章	黑马队的奇袭·····	(26)
第五章	胜利的眩晕·····	(33)
第六章	心理重负·····	(41)
第七章	龙渠会议·····	(47)
第八章	特别批准·····	(56)
第九章	倪家营子·····	(67)
第十章	营地之夜·····	(76)
第十一章	被撕裂的婴儿·····	(82)
第十二章	血战第一天·····	(95)

·第二卷 历史之秘·

第一章	血战后的狂欢·····	(111)
第二章	秘密与目标·····	(122)
第三章	梦想与现实·····	(129)
第四章	馨庐之谈·····	(135)
第五章	危险的试探·····	(145)
第六章	永昌之夜——审俘·····	(155)
第七章	永昌之夜——宝藏·····	(161)
第八章	永昌之夜——论史·····	(172)

·第三卷 兵败祁连·

第一章	最后的愿望·····	(189)
-----	------------	-------

第二章	庄严的毁灭·····	(202)
第三章	出卖者·····	(208)
第四章	过去的传说过去的歌·····	(220)
第五章	濒临绝境·····	(232)
第六章	石窝分兵·····	(238)
第七章	兄妹之间·····	(246)
第八章	生离死别·····	(255)

·第四卷 大军西征·

第一章	旺迪登巴·····	(267)
第二章	风雪之夜·····	(278)
第三章	两哨兵·····	(291)
第四章	换向导·····	(298)
第五章	雪崩·····	(309)
第六章	万佛峡·····	(316)
第七章	黑风·····	(332)
第八章	黄安老乡·····	(340)
第九章	星星峡·····	(350)
第十章	哈迪尔·····	(360)

·第五卷 命运多舛·

第一章	古庙之夜·····	(369)
第二章	生死之间·····	(382)
第三章	他与她·····	(390)
第四章	她所知道的·····	(398)
第五章	她所不知道的·····	(406)
第六章	难言之隐·····	(414)
第七章	她向他开了两枪·····	(419)
第八章	重新集结的一群·····	(424)
第九章	绿洲城·····	(434)

·第六卷 前程难测·

第一章	海市蜃楼·····	(443)
第二章	杀 俘·····	(448)
第三章	救 援·····	(453)
第四章	隐 居·····	(456)
第五章	人生奇缘·····	(461)
第六章	教 义·····	(469)
第七章	家 史(一)·····	(478)
第八章	家 史(二)·····	(484)
第九章	野 外·····	(488)
第十章	盗马帮·····	(498)
第十一章	不成功的营救·····	(507)
第十二章	古楼兰的诱惑·····	(511)

·第七卷 归宿,归宿·

第一章	酒后密谈·····	(525)
第二章	化名者·····	(529)
第三章	慎之终于慎之·····	(535)
第四章	麦加朝觐·····	(542)
第五章	马元海之死·····	(549)
第六章	悲 歌·····	(557)
第七章	多伦多风雪·····	(563)
第八章	尾 声·····	(568)

答编者问·····	(588)
-----------	-------

——代后记

第五章 雪崩

——地方工作科代理科长尹洪菲的自述

在大军凌晨西行时，旺迪登巴被艾仁青搀扶着站到毡房外跟我们告别。

我紧握着他的手，说了许多感谢和宽慰的话，他也说了许多祝福红军的话，互道了一声“后会有期”，含泪而别。

诺尔布藏木告诉我，给他留的银元宝放在艾仁青那里，等我们离开后，再给他。

我说很好，也能想象出他接到这份报酬时的激动情状。……也许，他已经知道了。

我们已经走出很远，还能看到他的身影。这时我看到“黑箭”如飞似地向我们追来，它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的是我们给他的银元宝。我们知道他的用意，也只好重新收下，写了个纸条让“黑箭”带回……

诺尔布藏木跟旺迪登巴同样热诚，但他比旺迪登巴阅历深远，在牧民中威望也高，从他替我们进山买羊的交易中，就能看出他的能力。但他始终没有把全村人召回来与红军见面，也没有把他的家里人召回。……也许是对红军还不信任，也许怕马家军来追查报复……对于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我不便于轻易发问。只把准两点：一，尽一切可能与他搞好关系，便于完成他带路的任务；二，宣

传红军宗旨，扩大革命影响。

我们越过崩坤沟、硫磺沟，沿着疏勒河的支流查干布尔嘎斯河西行，然后越过不高的音德尔大坂，偏南而行。我问向导沿河西上可以不可以，诺尔布藏木告诉我，那将走上不可翻越的大雪山主峰，因为这条河就是从主峰上流下来的。可以想见，没有向导，进入迷途，那有多么危险，沿路而来看到的单个的成堆的白骨又出现在我眼前……

我们沿着大雪山南麓的野马河谷向西，在过音德尔大坂时，出现了一场险情。

我和向导气喘吁吁地登上山哑口时，突然看到野马南山上出现了一支马队，大约相距我们有一公里左右。有三匹马，并立在山崖上向我们观望。

我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遭到了马家军的狙击。因为马家骑兵无法从我们身后追赶，他有可能从南方从青海方向跨过疏勒南山来拦截我们，那么，我们又面临着一场血战了。

诺尔布藏木也不太熟悉南边的山路，面露惊疑之色，深怕我们怪他带错了道路。

工委总部首长已经在用望远镜观望，认为马家军从此山出现实出意外。然后请诺尔布藏木看看是不是马家军的骑兵，并命令部队准备战斗。

这三匹马一红一青一灰，非常精壮，骑马者都穿着皮衣，戴着皮帽，倒挂着马枪，佩着腰刀。

他们向我们指指划划，不像立即发动攻击的模样。但他们有恃无恐，神态怡然，一旦受到攻击，他们或是催马迎战，或是拨马而走，总是立于不败之地。我把望远镜对准了骑红马的人，他的马稍稍超前，似乎是三人中的首领。

他敦实健壮，胡须又浓又长，是个四十岁上下的汉子。“这是盗马帮的田世昌吧！”我不由脱口而出，想起旺迪登巴对我的叙述。

“是他们！”诺尔布藏木恍然大悟，“他们去年到过考可赛，可惜我没有见到……”

工委首长命令警卫连带两挺机枪监视南山，部队仍然继续开进，并命令：“不受攻击不准开枪。”

部队按正常序列行进。那三名骑手与部队隔着野马河谷相对而望，后来又有两匹马登上山崖，共有五匹马，是田世昌要他的部下见见世面，满足好奇心，还是向红军显示实力，不得而知。

河西走廊数月苦战，红军进入祁连山，这些盗马贼肯定是知道的。却不知他们在这场决战中，对红军持何态度。

为了防其从尾部突袭，工委首长要警卫连带两挺机枪在一个无名山包上殿后，掩护部队开进。当我们开过山包之后，那五匹马也从野马南山上消失了，给我留下了难以消失的幻影。

四天之后，翻越龚岔大坂，又遇风雪。如果没有考克赛的三百头牛羊的血肉果腹，毛皮御寒，也许比热水大坂那场风雪冻死的人更多。

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雪崩。在热水大坂时，崩塌的雪峰压死了几十个人，那是在夜间，我仅仅感到它的微震和远雷似的闷响。

当乌云遮顶大风狂啸时，温度突然下降，我们登山时呼出的水气，立即在眉毛和鬓发上结成白霜，后来，那热气一出鼻孔、嘴巴，就凝结在唇髭上、鼻尖上。我们打着牙巴骨得得地吐不出声音，舌头僵直得转不过弯来。

我们必须冒雪下山，不然准会冻死在山上！这场风雪来得很突然，不像热水大坂时，事先用晚霞的红光发出警告。这是大自然的一次突袭，它先把风刀雪剑藏在大雪山五千米高的峰峦背后，等我们爬上山垭口无处藏身、无路可退时，猝不及防地发动了冲击，

来势凶猛。

漫天飞雪，像海水怒潮，喷溅着白色泡沫，不是下扑而是横冲上旋，犹入蜂群发着嗡嗡之声，向袖口、领口、嘴巴、鼻孔里钻，只打得晕头转向，窒闷欲死。

我们无法面北而行，风嘶啸着撕扯着我们，裹在身上的毡毯像薄布似地飘拂，披在身上的羊皮像纸壳似的坚硬，那风像个发狂的老妖婆，想扯掉我们的衣服把我们撕碎。面对漫天飞雪，我们像落进煮锅里，弄不清是冷是热。那黏滞的空气里，飞动的雪粉像暗蓝色的硫磺火苗，带着一股焦糊的辛辣气味。那雪雾像蒙蒙蒸气……眼前是一片昏黑，这风雪怀着某种阴险，立誓把这支不怕死的部队逼上死亡之途。

队伍不由自主地向陡立的山崖边偎集，以避风寒。

“离开陡崖！当心雪崩！”

诺尔布藏木向队伍喊叫。

我已经失去了时间、地域、冷热、生死的概念，只觉得宇宙混沌未开，上下左右是一个球形的磨盘，在疯狂地旋转中把一切物质研磨成齏粉而后重新塑形。

“躲开！”

又有人大喊。

我循喊声望去，近处（我已经分不清距离）的高峰上的千年积雪受不住风鞭的拷打新雪的重压，像糟朽的风化的高墙，先抛下几块碎块，而后慢慢迸裂，倾斜，恋恋不舍地，迟疑不决地硬挺着，坚持着，大约过了五秒钟，忽然改变了主意，翻跌下来，推拥着、倾轧着、翻滚着，倒撞到我们前进的路口上，爆炸似地溅起雪团雪屑。

来不及退走的几个前哨被雪冲倒，人们纷纷后退。

诺尔布藏木豹子似地冲上前去，一手揪着一个战士的手，一手拖着一个战士的脚，从雪堆下拉了出来。大约拖了二十米，人们才

回味过来，跑上前帮他。那像蒙古包似的雪堆排炮似地追赶过来。

“躲开！”

他一口气把两个战士拖出了险区，自己也力尽气绝昏厥了似地跌坐在山路上，望着雪山狂烈的崩塌，脸上挂着胜利的笑容。

我无论如何想不出，这个衰老、干瘦的躯体里，竟然蕴蓄着如此巨大的蛮力！

风雪猝然而来，猝然而去。那老妖婆跟红军开了个恶毒的玩笑之后，驾着乌云悄然飞走了。接着就是万里晴空，光芒刺目了。

举目西望，天空一片青蔚，明净如洗，四周银峰耸峙，这正是苏轼幻想的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仙境。

前行路已被雪崩堵塞，诺尔布藏木向工委首长建议原路后退，从另外一个较高的山垭口翻山。

风雪婆在我们行进路上安排了一段憾人心胆的插曲，又给我们一件无价的馈赠，使我终生难忘的一段奇景。

时间已经很晚，工委首长为了稳妥起见，决定退回山脚，在一条能避风寒的山坳里宿营。

这个山坳里竟然藏着几座石壁小屋，却没有有人居住，屋里铺着干燥的山草，在山石间还堆着许多山柴。

黄昏时分，各部已经在碎石垒起的锅灶上煮起青稞糊糊，用枪捅条在篝火上烤着羊肉串，而且哼起战歌来：

巍巍峨峨祁连山，
风刀雪剑裂骨寒；
红旗指处峰让路，
战士刀头血未干。

高山苦寒，空气稀薄，歌声随着蓝色炊烟袅袅上升，淡散在高崖雪峰之间，散淡在夕阳余晖里，变成一股冲天的紫气，飘荡开去。

夜间山顶上狂风呼啸，山摇地动。我们围着篝火睡眠，已经毫无兴趣领略大自然的伟力了。

诺尔布藏木跟我睡在一起，向我透露了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

他问：

“旺迪登巴在托莱牧场误伤了一个红军吧？”

“你怎么知道的？”我大吃了一惊。这是严令任何人都不准说的。

“登巴告诉我的。”

“他知道了？”我更为吃惊了。

“他当时就知道。”

“噢，……我们还一直瞒着哩，这是总部首长的指示，……怕他难过。”

“起初，他很害怕，怕你们处罚他……”

“我们不会怪罪于他的。”

“开头，我是不愿意给你们当向导的，……旺迪登巴说了这件事，我才动了心。”诺尔布藏木缓缓抬起天真单纯的眼睛看着我，掂量了一会儿，郑重地说，“我活了半辈子，没有见过你们这么好的队伍……”

“开头，我也是不想让你来的……”我坦诚地说。

“哟，为什么？”

“觉得你年纪大了，……还有那老寒腿！”

诺尔布藏木眯眯笑了，猛然抓住我的手，用力一握。

我觉得被一把铁钳夹住了，忍不住喊叫了一声。

“怎么样？”他问我。

听到我疼得嘘嘘直吸冷气，他黑皱的脸上浮出洋洋自得的微笑，带着一种满足的神色说：

“若是我年轻二十岁……我就能跟你们打到新疆去！”

“准能!”

“我能当个班长还是排长?”

他问得很天真,以为班排长就是很大的官。

“唔,那可不止,你能当比班排长大得多的官,当个连长、营长都不在话下。”

“真的?”诺尔布藏木摸摸胡须,两眼快活得发光,似有火焰在他心中燃烧,忽然自卑而又腼腆地摇摇头说,“不行,不行,我不识字。”

第六章 万佛峡

——地方工作科代理科长尹洪菲的自述

第二天，翻越龚岔大坂，出龚岔山口，就是榆林河谷的大草原。第三天黄昏时分，到达鹰嘴山南麓的石包城，榆林支流的涓涓细流绕城而过。所谓石包城，是个古城遗址，我们到达时，石包城附近只有十几户蒙、汉人家，住在黄泥砌成的低矮的房屋里。

石包城的遗址，长方形，城墙是用麻岩和花岗岩垒成的。

墙垣残留高度大约有八九米，宽两米到五米，可见当年城堡的坚固和雄伟，如果在墙垣之上再加上箭楼，总在十五米之上。我想起许多关隘锁钥之地，总写上“坚若磐石，固若金汤”。今看此城，此说不妄。

城周的护城壕尚有迹可寻，离城二十米，虽经日久天长风沙填塞，有几处竟有十五米深。壕沿上布满了骆驼刺、索索柴和芨芨草。

诺尔布藏木向我介绍，此城乃薛仁贵征西时所筑，后为樊梨花所补修。

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因为薛仁贵是唐代名将，是我小时候读薛仁贵征东、征西通俗小说时的崇拜对象。史料记载：薛仁贵白袍白马，先征东，与高丽军战，冲锋陷阵，勇冠三军溃敌二十万；后与九姓突厥十余万战，发三箭杀三人，突厥气夺，皆降。军中随有：“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的颂歌。他也打过败仗，在咸

亨元年(670年)吐蕃入侵吐谷浑,薛仁贵率军迎击,因轻敌冒进,大败而归,废为庶人。永淳二年(683年)复起为右领军卫将军、代州都督,在云山击败东突厥。……

此次红军至此城下,千余年前的战争和今天联在一起,余味无穷。

石包城地处要冲,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旅和牧民物资交易之所。工委首长考虑到部队行军已达月余,人困马乏,决定在此休整一天,养精蓄锐,并向当地居民购买粮、盐,以作走出祁连山长途跋涉赴新疆之储备。

此地蒙汉杂居,诺尔布藏木对蒙胞甚熟,便带我军供给部的同志向过路行商或当地居民采购粮食和盐巴及其他可代军用的物资。因为红军骤至,许多行商都远避他处,仅仅购到很少的粮盐。

第二天,天气晴朗,我除了跟当地群众做些宣传外,别无他事,又独自去石包城,总想发现点什么。

城东门侧有一夯土筑台,想是点将阅兵之所。城后小山頂上开出一个方形坪场。我想这就是当年练兵的军校场。但土台与校场相距甚远,不知何故。

室内地面留有木柴灰烬层,但我不知是当时人所燃还是后人烤火所遗留。我还找到了一块桔红陶片和灰瓦陶片,有波状饰纹和垂帐饰文,我也不知是何年所遗,在手中握了很久,最后还是丢了。我希望此陶片后来为某考古家所得,忽发奇想,我又把陶片捡回,用于薇给我的小刀,刻上了两行字:

此陶恭候出土日

属权应归尹洪菲

——于1937年4月23日发现

我怀着一种奇异的心情，把它藏在房基石缝之中。但不知将来会不会出现奇迹。

我身为地方工作科代理科长，细读过几本地方史志，对西域古代文明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冥想古时丝绸之路的繁华景象，跟我们西渡黄河，转战河西走廊，又纵穿祁连山脉，再横渡万里戈壁、沙漠，到达新疆，脑海里就像两幅透明的画卷重叠起来。

我两眼盯视着古代，古代也盯视着我们。我觉得红西路军的西征，带有原始的、野性的、神秘的中世纪的色彩，感到一种非人间的气息。……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在这样一个空间时间的无限之中，天上人间的万千悲喜剧，无穷无尽地展开。

张干事来叫我，说工委首长要我去研究行进路线。瞧着我两手灰沙，他奇怪地问：

“你在挖什么呢？”

“考古！”

我们一面向回走，一面胡扯淡。

他说：“在所有行当里，我觉得考古最没有意思。……在小学里念书的时候，我就最讨厌那个猿人头骨。你相信，人真是猴子变的吗？”

我的确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但我顺口回答了一句根本牛唇不对马嘴的话：

“如果在这里找到一块秦砖汉瓦，找到一枚‘贵霜帝国’的古钱币，那就价值连城了……”

“什么叫贵双帝国？……”

“史书上有记载，只是我忘了，是贵霜，不是贵双。”

“恐怕你那贵双帝国换不到一串烤羊肉……”

“这很可能……”我不想反驳他，是啊，人们考今都考不清楚，考古更有何用？我忽然对一切都觉得兴味索然了，颓然无力地迈

着我的双腿。

“还是考考咱们为什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吧！”张干事望着渺远的天空，声调奇特而带凄恻，又加了一句，“别看已经走出祁连山，不再经九九八十一难，到不了西天。”

我无言以对。

到总部之后，他们已经开始研究了。工委首长对我独自去逛石包城很不满意：

“游山逛景还没有逛够哇？！”

我又无言以对。

诺尔布藏木向我笑笑，表示某种歉意。

接着，大家都把注意力投到地图上。

我们从石包城翻过鹰嘴山通过水峡口，沿着榆林河，到达了安西县境万佛峡的蘑菇台。

四十多天的艰险历程，终于走出了祁连山！

万佛峡是前山地带峡谷中的一片石窟。从地图上看，这里离安西城大约有一百五十华里，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仅次于敦煌莫高窟。

诺尔布藏木把我和张干事带往一所古庙，他向我介绍说，这里的住持是郭元亨道长，是个忠厚长者。他还有两个徒弟，三个人种有百亩庙田，过往香客和进山商旅也常在庙中休息，收入丰厚，他可以帮助红军解决许多困难。

因为红军是无神论者，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时也打菩萨，郭道人能否帮助红军，我不抱很大希望。

部队已经陆续到达榆林窟的山峡之中，先至者在原地休息。

此时庙门紧闭。庙门两旁的一排粗大的白杨树的赤裸的枝桠，在中午的阳光下轻轻摇曳。我让张干事去敲庙门。

他非常耐心地敲了好久，不见庙门打开。我们等待了大约两分钟，还不见动静。又轻轻地敲了几下，仍无动静。但我们断定庙里有人。

我像火线喊话一样，提高了嗓门，声调却是温和地坦诚地叫道：

“师傅！你们不要怕，我们是太平世界来的工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接着我列数了红军的纪律之后，让诺尔布藏木出来作证。

诺尔布藏木说了我们是天下少见的义军，说了我们在考克赛的种种好处，而后又说：出家人以行善为本，义军有了难处，理应尽力相助等等。

庙里仍然寂静无声。

“没有法子。”诺尔布藏木摇摇头。

“怎么办？”张干事问我。

“我们只有等待……”我深深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向回走吧！”

我们转回身去，非常懊丧，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服这些出家之人。我记起在梨园口撤往深山时，路过一个很大的寺院叫康隆寺，它把我们关在庙外，忍受饥寒。我也理解，那是佛教清静之地，怎么能让满身血迹手持刀枪的军队进入？

这里也不例外。只是在石包城购到的粮盐实在有限，几天就会吃光，如果没有充足的储备，怎么能横渡千里荒沙？

筹粮筹款，本不归我负责，打通地方关系，却是我们地方工作科的本分。

“官长，请留步。”

随着声音，从白杨树后，走出一个面貌清癯，目光矍铄，脚穿灰色棉布长靴，身穿灰色道袍的道人来。谷风拂动他的宽大的袍袖

和黑色的长髯，再加他的悠然出现，确给人一种飘飘欲仙之感。我立即猜出他是谁了，急忙迎上去拱手致歉说：

“法师定是郭道长了！”

道人也拱手还礼：“贫道便是郭元亨，不知官长驾到，有失远迎，万望恕罪！”

“刚才不知道长在外，屡次叩门，实在打扰！”

“庙中还有徒弟二人，想是他们惧怕军人，不敢开门！”

我又要把我军宗旨、纪律向他述说，他摇手制止了。

“刚才几位向门内的解说我已全部听到，山门不开，你们并不强入，已经证明是仁义之师。”

“如今来自太平世界的工农红军，正在难中，”诺尔布藏木在旁帮我说话，“万望道长多多帮助！”

“好说，好说，外面风冷，请进庙内一叙。”

郭道人一面说着，登上山门石阶，举手叩门。

山门应声而开。两徒弟早在门内恭候，暗暗谛听庙外发生的一切，见我们跟随而入，颇为惶恐。

我特意向他们微笑，习惯地伸出手去：

“两位小师傅，打扰你们了！”

这两个徒弟急忙退后，向我们拱手，眼睛惶惶然盯着我腰间的左轮手枪——这是官长的标志。

郭道人吩咐他们备茶。

诺尔布藏木笃信喇嘛教中的黄教，怕进庙之后有违清规，跟我低语了一句，回工委总部去了。主角只能一人，张干事一直跟在我后边。

我们在东厢客房坐定。声明我是打前站的一名科长，我们的首长还在后边，在方便时请他们来拜见道长。

郭道人连道不敢。我让张干事去向工委首长报告此情，最好